

第一章

论做贼，也许哥哥更胜一筹，但要说骗人的伎俩，塞布斯汀绝对比他强。

当伊恩·布莱克往他脖子上套项圈的时候，这位猫形者就是这样暗想的。对方纤长的手指划过他的皮肤时，塞布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他眯起眼睛冷哼一声，拍掉了伊恩的手。

狼形者坏笑起来。也许伊恩确实是头狼，也确实是港湾城最危险的黑帮首领，但他目前是不会伤害塞布的。伊恩答应了他要保护他——如果能将这种诡计称之为“保护”的话。

“你得装得像那么回事儿。”伊恩提醒他。中华城明亮的灯光从车窗外投射进来，照得他的脸一半明一半暗。他的金发梳得整整齐齐，发尾别在耳后，其余则一丝不苟地贴在他脖颈底部。伊恩的头发可能很软，而且会有狼的体味和香料的味道。

塞布的双胞胎哥哥菲斯克肯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在他跟行刑官破雷克确定关系前，一直有跟伊恩上床。

塞布才不关心伊恩头发的触感和味道是怎样的呢，他可不像他哥哥那样对男人感兴趣。

塞布瞪着眼。这就是被保护的代价——被卷入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代价。但也总好过蹲在大街上，或者窝在那小破公寓里任人宰割。

“都有经验了。”塞布说。

当伊恩将目光落在塞布身上时，他完美的双唇露出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微笑。紧身皮裤、赤裸的胸膛——塞布看起来就像那些准备去同志夜店里浪的男同小鲜肉一样。或者像是“村民组合[1]”的成员。太丢脸了。

“噢，想起来了。”伊恩说。

“对啊，我和菲斯克被迫穿成这个样子还不是拜你所赐。”塞布在座位上扭了扭身体，表现出这身行头让他很不舒服的样子。每次一动，那皮裤就咯吱作响。

除了感觉自己荒谬可笑之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喜欢这衣服的颜色——黑色。他穿黑色会显得更加苍白，病病殃殃。菲斯克和塞布是双胞胎，但塞布完全没有哥哥那种运动员一般的体魄。小时候那次银中毒闹的。

伊恩正了正自己的领带道：“可你确实是我的宠物。”

“我是在‘扮演’你的宠物。”塞布咬牙切齿地提醒对方。他才没那个义务，是菲斯克正好撞上黑狼帮，然后还卷进了他们的帮派事务——就算这事有一部分是塞布造成的吧。

塞布回忆起他们第一次碰面，就在一年多以前。伊恩·布莱克一身光鲜亮丽地走在大街上，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土豪”的气息，就差直接把这两个字刻在脑门上了。塞布闻到了狼形者的味道，瞥了一眼脚下，心跳如雷。他忍不住想要出手，既然眼下菲斯克不在城里，有额外进账总是好的。

当他们在人行道上擦身而过时，塞布的手伸进了伊恩的口袋，顺走了钱包。

那笨狼根本没发现。

之后塞布拿出一沓钞票（其实只有一百零七块），然后把赃物扔进了街边的垃圾桶。丢掉之前还特地看了一眼驾照上的名字。

伊恩·布莱克——恶名昭著的“黑狼帮”老大，菲斯克也是因为他才逃走的。

那时，塞布哈哈大笑了一场。

现在，这件事看来一点都不好笑了。因为两次小小的任性妄为，菲斯克必须代替塞布，给这个狼形者黑帮卖命还债。菲斯克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塞布，塞布心里明白。但那不能代表菲斯克能始终护在弟弟左右，他有没有那个真心还很难说呢——真要是为了塞布好，他就不会离开港湾城了。

他哥花了很久才明白这一点。菲斯克为伊恩干的最后一次活儿，抵消了他的债务。但这一次菲斯克没有离开，并不是为了塞布，而是为了那个副狼行刑官，破雷克。

唯一的问题是，现在他们俩都被卷入了帮派大战中，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终结幻形者在黑街的暴行，而黑街就是港湾城里犯罪滋生最猖獗的贫民区。

这些暴行要靠什么来结束呢？必将是更、残、暴的暴行。

塞布忍不住差点笑出来。

伊恩在阴影里打量他。他的眼睛跟魔术师一样是亮蓝色的，

这令他格外与众不同。大部分狼形者都像破雷克那样是黑眼睛。当然咯，伊恩·布莱克与大多数狼形者可不一样。

这时，伊恩倾身过来，牢牢擒住塞布的下巴。在黑乎乎的车里，他的双眼熠熠发光，塞布坐直了，准备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将下巴扭开。

“你能当好我的宠物，这件事本身不就很有趣吗？”他暧昧道。

塞布动了动，好在就算他的脸开始升温，在阴影中也看不太出来。至少他的心跳还算正常。伊恩总是喜欢这样挑逗，其实什么也不算，他这么做也许只是为了让塞布心烦。“没兴趣。”

“对我还是对所有人？”伊恩沉吟着，手抚过自己的西装。这种不经意的小动作恰恰是他为了掩饰紧张才做的。塞布花了很多时间观察各种人，所以能看得更明白。

“只能说我不是见到一个妹子就想把人家拐上床，不代表我就没跟别人约会过。”

“妹子，嗯？你起码应该试试成熟女性，她们更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的声音轻松欢快。

塞布翻了个白眼。“我以为你喜欢男人。”

就像菲斯克。这让他心里难受了起来。不是说他介意菲斯克的性取向。在妈妈去世前，十五岁的菲斯克就出柜了，而妈妈拥抱了他，说无论怎样都爱他——他可不一直都是被关注的中心嘛。与此同时，塞布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拾掇着他们一

家破碎的生活。

伊恩耸肩。“我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曾经试过。你也应该试试。”

快深呼吸，这是激将法，想要赢到最后就得奉陪下去。塞布微笑着倾过身。“我当然愿意试试。但、不、是、跟、你。”他一边说这几个字一边狠狠地戳着伊恩的胸膛。

笨狠狠吸了一口，他微微张开了嘴。

他这种反应是什么意思？塞布向后靠，强迫自己镇定微笑。

后视镜里，破雷克看着他们俩，但什么也没说。他在离开公寓前就已经表达了对这个计划的不满，用他惯常那种克制的音调提醒伊恩目前黑街的形势。“码头那边又发生了两起冲突，米罗说‘龙门’有掺和进去。上周六，毛熊们在中华街的一个扑克比赛上乱开枪。”

他当然不喜欢这种情况了。他们在俄国人和三合会大混战开始的当头，大摇大摆地挺进毛姐的虎会。熊形者黑帮的头子谢尔盖一旦发现准会大发雷霆，遭遇了黑狼帮之后，塞布可不想再惹上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俄国佬。

但伊恩死活都要在这种局势下保持中立——多半是因为这场帮派大战始作俑者就是他本人吧。

如果幻形者帮派之间开战，黑狼帮是无须掺和进去的。也算是好事，鉴于他的所有计划不过是如何去制造各种烟幕弹和幌子。黑狼帮只有三个成员，现在再加上两只猫，打起来的话他们可没什么胜算。

在塞布和菲斯克加入之前，他们确实没有胜算。这个作死的计划想要奏效，必须保证每一步都滴水不漏。一旦出问题，他们大不了全都玩儿完，所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

那意味着今晚他们跟毛姐应酬的时候，菲斯克就得在同时去偷虎会的账本。这是他们对付虎形者黑帮头领另一个招数。伊恩会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因为在港湾城里，菲斯克和塞布是同一个人——汤米·布克，一个高中辍学有偷窃案底的小毛贼，现在成了伊恩·布莱克的私人牲奴。

既然菲斯克要去偷毛姐的东西，塞布就得演汤米。

这什么狗屎运呀。

破雷克将车停在“琼园”旁的巷子里，转过身来。“到了。”他那深沉的嗓音在车里回响。

塞布冷哼一声道：“真的？这么‘快’。”

破雷克平淡如水的表情，并没有因为塞布出言讽刺而有任何波动。行刑官可能已经习惯菲斯克的冷嘲热讽了。他点了点头就下了车，之后就像个尽忠职守的保镖一样，替他们拉开车门。

只有幻形者黑帮才明白，破雷克的职能远不止要保护伊恩。但破雷克发誓他从未出手去消灭港湾城内的其他幻形者黑帮的顶级行刑官。一年多之前，有人开始收拾当地黑帮里的那些大鱼。特别是那些没有判刑入狱、逍遥法外的家伙，那些十恶不赦的人渣。

当菲斯克身陷黑狼帮后，塞布就开始挨个查那些案子，然后隐隐意识到是这个帮派里的某个成员干的好事。也就是说，要么破雷克在说谎——看起来不像——要么是另一个人干的。是黑狼帮里的其他成员，但不会是那个技术宅末狼米罗——他弱不禁风的，根本没戏。

所以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此刻塞布就坐在那人身边，奇怪的是，他压根不觉得害怕。

牵引链绕在伊恩的手里，任他轻轻地拉着。

塞布跟着他走进小巷。清冷的空气刺激着他的皮肤，他拼命忍住不发抖。换成菲斯克肯定不会抖的，而自己绝不能在三合会面前显得体弱。他们可能会识破“汤米·布克”这个假身份，意识到当一行人在楼下吃饺子和凤爪时，菲斯克正在楼上偷他们老大的东西。

破雷克敲了一下门，一名虎形者打开门上的一扇小窗看了看他们几个，随后打开了门锁。之后那个虎形者就把他们让到室内。他用黑色的双眼打量着他们，乌黑的头发在脖颈处扎成马尾。跟大多数虎形者一样，他身形颀长，颧骨很高并且肌肉发达。他朝着塞布羞涩地笑了笑，酒窝立显。

塞布趁机也报以微笑。厨房的热气令他面色泛红，很好，这就显得伊恩的宠物害羞了一样。他必须得演得惟妙惟肖否则肯定会让人起疑。也许他本人不是同志，但汤米是。

伊恩拉了拉牵引链，塞布踉跄地跟了上去，把怒瞪伪装成满目困惑的样子。如果不用这种眼神看伊恩的话，虎形者肯定

能识破他们。俄国佬的老窝被掀以及码头的大火，已经让虎会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

就算谢尔盖的豪宅被端了，熊形者在黑街依旧掌握着自己的地盘。大多数被抓的俄国人已被释放，被关起来的也会在几年内出狱，证据不足以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那次搜捕行动令所有幻形者黑帮都高度警惕了起来——紧张气氛就像静电一般在黑街滋滋作响。塞布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行人走动中，塞布捕捉到一些只字片语。人们压低声音用粤语在谈论着警方和熊形者，语调焦虑。至少以塞布的中文理解力来看，是这个意思。他从小就利用大把空闲时间学习幻形者帮派的语言，现在看来是很明智的，特别是他本人就被困在黑街这块。

那个虎形者带着他们来到了一间密室。这里四面墙都用俗气的金箔壁纸覆盖住，堪称是东方版的美式维多利亚风[2]了。房间两边各有一个明代大花瓶——无价之宝。朝东的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画卷，上面画着一群猛虎戏水的情景，从纸张看，塞布觉得是宋代的物件。他从未见过类似的作品，其他三合会黑帮也有类似的文物吗？

如果菲斯克能来把这地方洗劫一空，那他们可就发大财了。

他们进去时，毛姐抬头看了看他们。她身穿一件大红色低胸高开叉丝绸旗袍，秀发一如既往地黑亮柔顺，披在肩上。她整个人都很紧张，就像是上满了发条的玩具，一触即发。

“布莱克。”她不悦道，示意他们坐下。

桌上的餐具用的是蓝白相间的明代青花瓷器，全是古董。一般人都会把它们妥善收藏，而不是用来盛饭菜。她这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实力。

伊恩点了点头但没动。“毛姐，你邀请我来的意思是？”他问道，语调里含着一丝怒气。

塞布发现伊恩的下巴紧绷，攥着牵引链的手骨节都泛白了。他的演技简直跟塞布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但还赶不上。

她的黑眼睛闪了闪，塞布觉得自己身后的破雷克也僵直了身体。行刑官随时准备掏枪火拼，但如果真的那样，菲斯克就再也没机会得手，更没法将其栽赃到俄国人头上了。

更麻烦的是，他们身处一群虎形者中央。不妙啊。一旦动手，他们的死活，就全凭毛姐说了算。而据塞布所知，她可不是什么手下会留情的人。

“没错，我们得谈谈，而且我需要给你道歉。”她咬牙切齿道。

塞布瞥了一眼伊恩，暗自庆幸他长了一副滴水不漏的扑克脸。

“你觉得道歉就够了？这批销魂药花了我五十万，然后被三合会给毁了。是你们虎会还是其他哪个帮派干的？”

角落里两个男人向前走了几步，但毛姐举手示意他们后退。“不是虎会。也许是龙门或者猴帮吧，但他们也没传出什么消息。反正我是没听说。”她说着看了一眼那些保镖。

其中一个低着头，另一个则扬着下巴。

塞布打量着他们——这俩人不是虎形者。

低着头的那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苔藓般的潮湿芬芳气息——这是一条龙。另一个凸下巴的看着似乎想笑，但拼命忍着，身上带着浓郁的丛林、香料和冒险的气息——猴子。

塞布之前听说过这种情况——为了保证三合会彼此之间心照不宣，每个帮派里会派出特定的人去另一个帮派里效力。也就是说，龙门和猴帮那边也有毛姐的人。让他们搞窝里斗看来并非易事。

俄国人和三合会的决裂在意料之中，但瓦解三合会内部却没那么顺利。他们由三个不同的华人幻形者派别组成，但一直都联合行动。也许这帮派之战会比黑狼帮最初预想的，要更精彩。

虽然这才刚刚开始。

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塞布暗想。条子都没办法让黑街摆脱幻形者黑帮掌控，一个小小的黑狼帮能奈何得了他们吗？

“我觉得我的钱是打水漂了。”伊恩不悦道，倾身俯过一张高背椅。

毛姐的双眼眯了起来，她双手抱胸。塞布不知道自己就这样

的女人是否有兴趣——危险又美丽。妈的，这形容更适合伊恩，但他打死都不会讲出来。

“我们有约在先，布莱克。我不想因此毁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我能帮你再搞到更多销魂，但钱是不可能退给你的。”毛姐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出口的。

虎会的头领在黑狼帮面前失了颜面——难怪她对所处形势大为不满。伊恩最好还是别再玩火，但他要更多销魂药干嘛呢？他之所以销毁从毛姐手里买的第一批销魂药，就是为了不让它们流入港湾城。凡是销魂药泛滥的城市，都深受其害不能自拔。要是黑街再添一伙嗑药的毒虫，他们就再也无法肃清拯救这地方了。

如果另一批货再莫名其妙地消失，肯定会让人起疑。老大最好明白这一点。

伊恩舔了舔嘴唇叹了口气。“倒是会讨价还价。好吧，那你就再去搞些销魂给我吧。多久能到我手？”

伊恩到底在想什么？塞布打量着他的脸，但对方面无表情。

毛姐又指了指餐桌。“这个可以吃完饭再议，布莱克先生。”

这时，伊恩笑了，但他眼神冰冷，那危险的笑意只是荡在他的唇边，就像他已经下定决心马上要做某些坏事一样。这让塞布一阵恶寒。“毛姐，你不是想拖住我吧？还是说想毒死我？”

闻听此言，她轻蔑一笑道：“毒死你？你现在应该很了解我

了。与其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我更愿意直接挠破你的喉咙。我只是想要赔个不是罢了。”

伊恩点了点头坐了下来，并把塞布拽在自己脚边。然后他看了一眼小猫，后知后觉给他扔了个垫子。

塞布接住后跪了上去，松开了紧握的拳头。这才是游戏最糟、最丢脸的部分。而伊恩呢，当然表现得风轻云淡。

破雷克站在伊恩身后，一张英俊的脸毫无表情，但目光却无比警惕。他那褐色的眼睛盯着周围，塞布明白那神情是因为菲斯克。行刑官在担心他的命定伴侣。之前每次他们用这招时，都有人受了伤。

这让塞布再次感到一阵恶寒，他的后背冷汗直冒。

菲斯克，千万别做什么傻事，他默默地为哥哥祈祷。

伊恩的手按在塞布的肩上。这只手碰过菲斯克多少次了？他才懒得去在意呢。塞布用力咬住下嘴唇，集中精力扮出无辜又害怕的样子。

今晚才刚刚开始。

侍者端上来一盘盘菜肴。开胃菜是用明火烤制的生肉，看到融化的油脂滴在火上，令塞布的胃咕噜直叫。伊恩夹了一块喂到塞布唇边，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塞布顺从地张嘴接住。肉在他舌尖融化，那味道可不是金枪鱼罐头或者香肠能够相提并论的。

如果换一个场景，他肯定会从伊恩手中抢走直接塞进自己嘴里，但他在毛姐面前可不能造次。现在，两兄弟都为老大效力，他当然会选择塞布来做这些无关紧要的。其一，破雷克不会再允许伊恩跟自己的命定伴侣纠缠不清了。

其二嘛，再明显不过了。

伊恩·布莱克就他妈是个大混蛋，塞布边嚼肉边想。

这时，伊恩递给塞布一小杯茶，小猫接了过来。谢天谢地，伊恩没有坚持亲自喂他喝。伊恩很可能会故意弄洒茶水泼在塞布赤裸的上身，太了解他了。

“你的小宠物比上次我见他要放松多了，难道因为你对他不错的缘故？”毛姐一边问，一边用犬牙将一大块刚烤好的肉撕扯成了两半。

塞布僵住了，看着地面，手里捧着茶杯，然后喝了一小口。菲斯克在毛姐面前是怎么表现的？塞布并不知道——他根本不在现场。上一次他们玩这种把戏时没人识破，但那是在俄国佬人声鼎沸的夜店里，跟三合会的私人宴请不同。

“我怎么对他取决于他的表现，”伊恩呵斥一下，拉了拉牵引链，强迫塞布抬起头，“我说得对吗，小宠？”

表演时刻到了。

当伊恩把他拉得更近时，塞布的下唇颤抖；绿色的双眼圆睁，就像玻璃球；焦糖色的头发垂在他的额头，双颊发热。“是、是的”他结结巴巴道。

毛姐倾身向前拿了一只炸虾。塞布闻到那味道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他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你，太没规矩了。”

臭娘们儿，塞布心里骂道，但忍住了没撇嘴。

之前那个对着塞布笑的虎形者现在也开始盯着他看。他黑色的双眼就像他的表情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伊恩噗嗤一笑，声音浑厚又干脆，精心修整过的手指将塞布眼前的刘海拨开。“我可不这么看。他太迷恋我了，完全挪不开眼，欲罢不能呢，是不？”

他当然会往这种意思上去说了。塞布点点头，肩膀颤抖，任由手指徘徊在锁骨处又一路向下落到他平摊的胸膛上。跟菲斯克一样，塞布拥有紧致纤长的肌肉线条，但他的纤细源于他的病体瘦弱。身体原因令他弱不禁风，连做一点简单的健身活动都很难。

好在毛姐没注意到细节，或者也许她认为他的消瘦是软禁造成的。

伊恩的手指拂过塞布赤裸的乳头，刺激得它们变成了硬挺的粉色蓓蕾。塞布收敛住愤怒的神色，紧盯着眼前的男人。

伊恩到底要干嘛？这也太过火了。

连破雷克都开始皱着眉头看他们，但最终还是清了清嗓子挪开了视线。他想要在老大干傻事的时候把伊恩的注意力转移开，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塞布希望头狼能察觉到。

可惜没有。

这时，他靠向塞布，两人嘴唇近得几乎要贴在一处。“不过老实说，我对他也是欲罢不能。”

塞布用鼻子深吸了口气。他的头上冒出了点点汗珠，整个身体都冒着热气快要炸裂，就像一块被火烤的碳一般滋滋作响。伊恩到底要干什么？在对头的地盘上暴露自己的弱点。简直蠢死了！

门开了，侍者又端上了许多佳肴，伊恩慢慢退开身体。毛姐玩味地看着他俩，她肯定是在酝酿什么诡计。

塞布得等到他们回到车上才能说。难怪破雷克总是被伊恩气得半死。

他的嘴唇火辣辣的，就像沾满了肉桂似的，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告诉自己他才没有因为没被吻而失望呢。

他才、不、想跟伊恩接吻呢。

伊恩用筷子夹了一块鱼肉——他的手指灵活如常——递到塞布唇边。塞布张嘴含住却味同嚼蜡，在伊恩刚刚那样逢场作戏了一番后，他怎么还能吃得下东西呢？

主菜刚吃到一半，一个虎形者进来在毛姐耳边低语了几句。

“楼上有人。”虎形者用粤语低声道。

毛姐顿时紧张了起来，她看着伊恩，稳住没说话。

“出什么事了？”伊恩随口一问，同时喂给塞布另一片鱼肉。

塞布边嚼边隔着下垂的睫毛偷瞄这两人。装作毫不在意两人谈话的样子也是白费力气，站在角落里那个虎形者一直盯着他呢。他是起疑了，还是纯属好奇？不好说。

“不，没事。我离开一会儿你不介意吧？”毛姐说着站了起来。

“如果需要帮忙尽管说，破雷克可以助虎会兄弟们一臂之力。”

毛姐乌黑的眼睛眯了起来。“你的意思是我们老虎还需要帮手？”

伊恩挥了挥手像赶苍蝇似的。“没那意思，就是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你眉宇间淡淡的哀愁告诉我出事了。”

塞布以为她会用利爪把伊恩挠破相来回敬这样的侮辱，但毛姐只是绷紧了下巴笑了笑——跟伊恩一模一样的冰冷笑容。“你在我的地盘上，还要把你唯一的保镖遣走？我不知道该说你胆还是说你傻，布莱克先生。”

伊恩耸了耸肩，抿一口茶水道：“或许也能说明我非常信赖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另外，你觉得我作为一只狼，就不能保自己周全吗？”

塞布的心跳都要停了。他能感觉到身后的破雷克也僵在那儿了。虎形者发现了菲斯克的动静——也许他们已经抓住了他。不，如果他们已经抓了人，肯定会拿塞布发难。所以当他们在坐在这儿跟全城最危险的女人说话的当口，极有可能菲斯克已经跑路了。

所以，伊恩是为了给破雷克争取机会去找菲斯克。

塞布希望她能买账。

毛姐瞟了一眼破雷克，又看了看伊恩道：“好吧。他想怎么做随意，但我希望能活捉那小偷，至少活到这会儿。”

破雷克看了看伊恩，见对方点了一下头，他就从门里出去了。

塞布在皮裤上蹭了一下汗湿的手心，好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吃饭。门外的虎形者在用粤语叫喊，整个饭馆乱作一团——忙着抓菲斯克。

他的胃里一阵翻腾，接着深深吸了口气。

塞布把自己哥哥弄回了港湾城，却让他陷入危险境地，而且眼下自己根本没办法去帮他。

“汤米？”伊恩叫道，手抚过塞布的额头。

塞布抬眼看了看伊恩，狼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关切。

是的，他在冒冷汗。遇到压力就会这样。银中毒的后遗症偏要在这紧要关头发作。他心跳太快，但除非马上离开这虎穴，否则根本抑制不住。

“我没事。”他低声道。

毛姐满面怒火地回到屋里，但愿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想要的

好结果。“恐怕我得提前结束宴请了。”

塞布想要长舒口气，但还是忍住了。

伊恩将目光从塞布身上剥离开，站了起来。“不要紧，毕竟出事了，我完全理解。如果破雷克抓到了人，我保证他会送过来。如果没抓到，只能祝你好运了。”

毛姐僵硬地点了点头，他们离开时，她的目光一直钉在伊恩的背上。

塞布感到犀利的目光也瞄向了自己，于是别开了脸。

角落里那个有酒窝的虎形者也在看着塞布。猫形者看到了那男人热切的视线，以及他微微牵动的双唇。是毛姐派他专门盯着他和伊恩用餐的吗？

她不、可、能发现。

没人能发现——他们的全盘计划都倚赖这个核心。

“我来开车吗？”当他们走到巷子里时，塞布问道。他的四肢在发抖，但他假装是打冷战而不是银中毒后遗症。

“一般人可能想不到，其实很多事情我都能亲自上阵。”伊恩说着打开车门，将牵引绳扔在座位上。

塞布接着上了车，他的心快要跳出胸腔了。每次菲斯克干活时，他总会特别害怕——担心哥哥再也回不来了。也许他会丢下塞布，就像妈妈去世时丢下他们兄弟那样，像跑路的老爸，或者像菲斯克上次跑路那样。

最终所有人都会丢下他。一直如此。

自从他们加入了黑狼帮，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伊恩将车发动起来，然后就坐在座位上转了个身，看着塞布。他那双蓝眼睛在阴影中发光。“感觉好些吗？”

“没有，但你帮不了我。”塞布苦笑了一下。

伊恩盯着他。“银中毒。需要找医术师吗？”

他们的专属 神偷刚从虎会脱身，行刑官紧随其后去找他，而伊恩却在这儿念叨要不要找医术师？孰轻孰重他到底分不分得清？

塞布摇了摇头，手指拨弄着牵引链。“我不会有事，而且如果再找艾瑞上门，他肯定要起疑的。”

一时间，他们谁也没说话，塞布希望伊恩的眼睛能转过去好好看路，这样他们才能离开，回公寓去等着菲斯克和破雷克，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不会有事。”伊恩终于开口。

塞布翻了个白眼，浑身的刺儿又竖了起来。“你可保证不了。”

“我能保证，”伊恩不悦道，“只要我活着，你们俩都不会有事。”

只要伊恩·布莱克“活着”，他俩都不会有事。这话本该让他倍感温暖，但一阵寒意却随之袭来。

如果伊恩死了呢？

塞布不愿去想。

[1]Village People，美国70年代风靡一时的迪斯科演唱组合，五名成员（均为男同性恋者）以耻度极大的风骚打扮著称。

[2]American-Victorian，一种建筑装潢风格，盛行于十九世纪的美国，以华丽庸俗著称。

第二章

伊恩·布莱克双手握紧了方向盘，忍住想要咆哮的冲动。他不能在塞布面前失控——但如果逼不得已，他会亲手扭断虎形者的脖子。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的狼群和他在乎的一切。

小猫瘫在后座上，双眼望着窗外，苍白的额头上现出点点汗水。为什么伊恩没早点注意到？让塞布打扮成这样在城里招摇过市，这一切所带来的危险，他怎么就没意识到呢？

但他别无选择。幻形者黑帮必须倒台，菲斯克和塞布提出要

出力。好吧，是菲斯克说的，塞布只想寻求庇护。而伊恩为了能栽赃俄国人，就这么把他硬拖到虎形者的老窝。为了黑街，这么做真的值得么？

一个月之前，他会毫不眨眼地说“值得”。

而现在，伊恩不确定了。

“你是个笨蛋，你知道吧？”塞布说着扯下了项圈。

太可惜了，伊恩还指望着亲手帮他解的。无论塞布嘴上怎么说，每当伊恩接触到他的身体，他都会起反应。

“你也很有胆识，敢骂黑狼帮的头领，小野猫。”伊恩边说边笑。大部分人都不敢这么跟他说话，但这对双胞胎不怕他。菲斯克最开始怕，但后来也无所谓了。

塞布从没怕过他，说起来倒是有种奇怪的安慰感。伊恩已经顶着神秘光环太久，以至于自己都开始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传说。黑狼帮的头狼——危险又凶残的伊恩·布莱克，港湾城里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幻形者黑帮首领。

他们从高中毕业就开启了这个游戏，到现在已经玩得太久。树立威名、扩张地盘、暗中行动，铲除其他幻形者黑帮，尽最大努力还黑街以宁静祥和。现在他们终于快要达成这个目标了，这个节骨眼上，一旦失足便粉身碎骨。

塞布冷哼一声道：“你不应该在毛姐面前那么干。”

伊恩扬起一边眉毛，从后视镜里看塞布。对方直视着他，塞布虽然下嘴唇还在打着颤，但目光果敢坚决。伊恩恨不得马

上停车当场吻住这只小破猫，但他忍了下去。

“你倒是说说，我在毛姐面前干什么不应该的事了？”

“跟她说你喜欢我。她现在认为我是你的弱点了，这对我俩都十分不利。”塞布一本正经说这种事的样子简直让伊恩想笑。

“我只是逗逗我的宠物，她不会——”伊恩还没说完就被塞布打断了，对方弱弱地挥了挥手。

“好吧，你是个绝顶好演员。但无论如何，她一定会利用这个来对付你。而且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菲斯克不会放过你，起码不会善罢甘休。”

伊恩摆出一脸风轻云淡的样子，压住心中的瞬间掀起的巨大不安。如果因为伊恩的行为，导致毛姐对塞布下手……不！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不能被这种事情干扰。

但塞布确实是自己的弱点，尽管伊恩不想承认。

“我以为你只是因为我没吻你才闹小情绪。”伊恩轻快道。

塞布眯起眼睛。“我会一口咬死你！”

“你还有这癖好？但我喜欢，特别是你戴着项圈的样子。”伊恩坏笑起来。

塞布皱着眉头看向窗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伊恩收起笑容直视眼前的路况。

当他和破雷克第一次跟菲斯克正面相见时，对方被绑着，一副惊魂失措的样子，伊恩忽然涌起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心中的某处受到了触动，同样有感觉的还有胯间，不过这倒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这些年来，总有一些男人让他产生出类似级别的好感。但当他第一眼看到塞布时，那感觉简直无法形容。

天翻地覆！

虽然从外表看，他和菲斯克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他们截然不同，伊恩心知肚明。塞布斯汀独特的气息只有爱人才能辨别得出。塞布常常讽刺别人，那时候他翘起嘴角的方式很独特。

还有最让人欲罢不能的，他很擅长玩欲擒故纵那套，吊人胃口。摆起一副臭脸，噘着嘴的样子好像在索吻。

但真正诱人的，是他那聪明的小脑瓜。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能捕捉到常人忽略的部分，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幕后主使。下象棋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留情地将伊恩的军。

总而言之，塞布简直完美，但有两点比较麻烦。

其一：伊恩睡过他哥哥。

这事说“糟糕”都算是轻的了。

破雷克那边已经揭过了这一页，尽管伊恩知道副狼对于头狼抢先睡了菲斯克非常不高兴。可是这情况换在塞布这儿又不一样了。伊恩和破雷克是至交，他们一起长大，而他跟塞布

才刚刚认识。

对了，还有第二个麻烦就是：塞布不、喜、欢男人。

伊恩倒是想掰弯他，但老天往往不会从人愿。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有那种感觉？那种心有所属的感觉，比单纯的喜欢更强烈。

他们下了车走进公寓电梯准备上顶层，伊恩看着眼前的小猫。塞布靠在墙上，胸口起起伏伏，伊恩上前温柔地环住了他的肩膀。

“你这条胳膊怕是不想要了吧？”塞布费力地说道。

伊恩微笑道：“以武力威胁一只头狼？我觉得你还没那么蠢。”

塞布耸了耸肩。“就算是我也会犯错。”

“不，塞布斯汀，我觉得你不会。”伊恩说着，扶他进走廊。

他们一进门，塞布就跌进沙发上并把脚跷在了桌子上。公寓里的家具充满了现代感，并不是说伊恩有多喜欢这样的风格，但这能摆谱，显得他阔绰，这是眼下他迫切需要塑造的形象。另外，这样的家具比较容易清洁。

伊恩不同意雇人干，那这项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破雷克身上。因为他太多疑了，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性格让他受益颇多。

“喝点什么？”他扯掉了自己的领带，问道。

塞布靠在沙发上抬头看着伊恩。“酒我不行。”

银中毒让这只小猫的身体变得孱弱，酒精这种刺激肯定不行。“我知道。我是说牛奶或者水？要不来点果汁？”伊恩问道。

塞布眨了眨眼，叹了口气。“水就好。”

伊恩特别想给菲斯克或者破雷克打电话，但如果出事，他们肯定会打过来。还有就是，万一他们不方便，伊恩不愿铤而走险：手机铃声会暴露他们的藏身地点。他必须得耐着性子等待。

伊恩最恨等待。

他递给塞布一杯水，脱下自己的外套搭在沙发上，随后动动手指头，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塞布皱着眉看着他，头顶的灯光照得他的皮肤几近透明。
“新一批销魂药你要怎么处理？”

伊恩没有回答，而是先一饮而尽。虽然事情一直进行得超乎想象地顺利，但他也知道他的计划不够完美。因为之前菲斯克和塞布的掺和，俄国人拿到了销魂药的配方。实际上，这也是当初菲斯克被伊恩买入的起因。这小猫贼受毛子差遣，潜入毛姐那偷销魂药配方，事后又被当作性奴卖掉。

伊恩知道谢尔盖已经开始大肆生产这种毒品，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新的毒品在港湾城传播只能让事情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像销魂这种猛药，会让整顿黑街难上加难。

“反正我不会留着。你希望我怎么做？拒绝？”伊恩反问道，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他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然非把自己头发拔光不可。上一次菲斯克和破雷克一起出去，只有菲斯克一个人回来，他们都以为破雷克死了。他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重要的人，这会把他逼上绝路。

那种如临深渊的感觉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魇中。他有时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双手满是血腥，然后他会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比那些被他杀掉的人高尚吗？黑狼帮能比那些他极力想扳倒的幻形者黑帮好到哪儿去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口喝光威士忌，喉咙的灼烧感令伊恩缩了缩肩膀。

“不是，但你不能再烧掉了，会让人起疑。你可以卖给别人给自己打掩护。”塞布用手指抚摸着玻璃杯的边缘，说道。

伊恩皱起眉头。“如果我拿到手就绝不会再让它流通。毛姐已经认为我极力想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搞毒品买卖。”

塞布翻了个白眼。“这是谁的绝妙主意来着？”

“我啊。”伊恩边踱步边道，好像这样消耗自己过剩的精力，就能让破雷克和菲斯克快点到家似的。

“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不让这一大批销魂毒害港湾城。你已经成功了一次，但你不能再来第二次。你得专注于这个游

戏的终局，而不是眼前的危难，不是那些被你的计划所牵连的人。”

伊恩放下杯子时发出轻响。塞布干嘛老说这些他不愿去想的问题，特别是眼下他不愿去面对的？“那你有什么建议？”

塞布抹了一把额头。汗湿的头发贴在他的太阳穴上，那双绿眼睛闪闪发亮。“卖掉——然后把交易地点通气给条子们。双赢。这批销魂药不会流通，警察又能以贩毒的罪名将一个幻形者帮派绳之以法。这回他们可不会像那帮毛熊似的，那么容易就脱身。”

伊恩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绝妙的主意，难怪塞布象棋下得比他好呢。“你的阴招不比我差。”

塞布皱起脸。“比你强好不好。打出生起就一直磨炼呢。”

伊恩从少年时起才开始搞事情，也就是说，塞布确实比他技高一筹。“那我应该卖给谁呢？俄国佬肯定不行。太明显了。”

“三合会的另外一家。毛姐竭力表现得游刃有余，但你也能看出她实际上是如履薄冰。她怀疑是另外两家毁了你的货。他们不像表面那么团结。实际上在俄国佬崛起前，三合会内部一直在争地盘。”

塞布斯汀是对的。伊恩对那些地界争端记得比谁都清楚——自己的父母就死于其中一次火拼。他深深吸了口气，希望双亲血淋淋的尸体画面能从脑中淡去。“那就龙门吧。他们是我比较忌惮的帮派之一。”

塞布笑了。那笑就如一道光照亮了他的脸庞，令伊恩忘了呼吸。“噢，堂堂黑狼帮的头目，还不能铲除一条小小的上古蜥蜴吗？”

“你见过化形后的龙吗？有的能到五十英尺[1]长，”伊恩作势噘起嘴，“我能力有限啊。”

“我觉得你是错把那些春节舞龙队的假招子当真了吧。”塞布笑了起来，但很快演变成了咳嗽，他喝了口水压下去。

伊恩皱眉道：“真的不用找医术师？”如果塞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出事，他真的没法跟菲斯克交代，也没法跟自己交代。

小猫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如果他摔倒，伊恩随时准备冲上去扶他。“不！但我要去洗澡。”

“我跟你一起啊。”伊恩强装开玩笑道。

“千万别。”塞布拒绝道，随后去了卫生间。那皮裤下包裹的臀部简直秀色可餐，走起路来微微左右摆动，布料勾勒出紧绷的肌肉——而且还没穿内裤。

“真会撩人。”当塞布关上门后，伊恩嘟囔道。

他又倒了杯酒，浴室里传来了水声。光裸着身体的塞布出现在他脑海中。那身体会是什么样的手感呢？他又会发出怎样的声音？沉吟或是轻哼？

会像菲斯克一样眨动眼睛吗？或者他会诱人地抓着伊恩的后背，留下抓痕——恰到好处的压力和痛感会如缓慢的闪电般蔓延他全身吗？

妈的，光是想想就硬了。

伊恩放下酒，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很大，跟公寓风格相统一。超大的淋浴间以不锈钢和天青色瓷砖装潢，都是上等货。

玻璃门雾气蒙蒙，映出塞布模糊的轮廓，那娇小的身体以及强烈的猫形者气味。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进来了。”塞布说。

伊恩靠着墙双手交叉。“那赶快邀请我加入。”

“嗯，让我想想——才不要！”

香皂的清新气味萦绕着塞布，伊恩辨别出水声之下塞布的心跳声。当他最终拉开门走出来时，浑身滴着水，秀色可餐，伊恩看直了眼。

塞布的皮肤泛红。

“你害羞了。”伊恩说着递给小猫一条毛巾。

塞布的双眼眯了起来，一把夺过毛巾。卫生间里昏暗的灯光下，他的脸色看起来好了很多。或者是热水的作用，让他焕然一新。当然也令伊恩大饱眼福。

塞布没有急着把自己裹起来，而是用毛巾擦头发，把焦糖色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之后，他开始擦双臂和胸口，以及那漂亮的下体和耻毛。

伊恩舔了舔嘴唇，想象着塞布会是什么味道的一肉桂，跟他的头发颜色一样。

这时，湿毛巾砸在了他的脸上。“你要这么鸡儿梆硬地盯着我看一整晚吗？”

“不。那简直是人间悲剧。你应该慈悲为怀帮我解脱，嘴或者手都可以。”伊恩一边说一边呼吸着小猫的气息。

出人意料的是，塞布并没有走开或者生气。他就站在那里，眼睛盯着伊恩好像在考虑午饭吃什么。汉堡或者炸鸡？选择困难啊。

伊恩上前一步，任由毛巾掉落在地上。“答应了？”

塞布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的时候，门开了。

两个人的脚步声响起，浓烈的熊形者气息冲进伊恩的鼻腔。

塞布叹了口气道：“他们回来了。”他套上内裤和T恤，迎了出去。头都没梳。

伊恩的欲望也随之平复下去。他一部分私心希望破雷克和菲斯克先回他们自己的公寓去。不，他现在就得找他们谈，确认他们毫发无损，因为他闻到了血腥气。

破雷克站在厨房里倒了两杯喝的，他跟伊恩对上视线，点了一下头——意思就是没被跟踪。要是没了，伊恩该如何是好？

菲斯克怒目相瞪。

“怎么样？”塞布问道，跪在沙发上，胳膊肘搭在低矮的靠背上。

菲斯克脸上划过一阵阴霾，跟塞布真像啊，他看了一眼破雷克。“我失手了。”他说着耸了耸肩。

“啥？”伊恩和塞布异口同声。

破雷克叹了口气，将喝的递给菲斯克后，也开始浅眠。“账本不在那儿，老大。要么她就根本没有，要么就是……”

“要么她已经开始怀疑我们要偷她的。”菲斯克插话道，一饮而尽。他双颊开始变通红。如果菲斯克开始喝酒，就说明今晚让他特别不爽。他一般都非常自律。

塞布皱眉道：“要么，就是她长心了，另有保险柜放账本。”

菲斯克翻了个白眼，攥紧了杯子。“她确实有个新保险柜，但里面没有账本。你想看吗？请吧！我还以为你信息有多灵通呢，你这不是要害我送命吗？”

塞布冷笑一下。“如果要你送命，我就让你去谢尔盖的老巢了。如果我的信息有误，那就是毛姐把账本挪走了。”

伊恩不去理会小哥儿俩的争论。“毛姐没有起疑，她得知出事的时候很惊讶。如果账本不在她饭馆的办公室，那一定在其他地方。也就是说塞布是对的。”

菲斯克双手抱胸。“很好！也就是说，我被人追着在中华城

里跑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意义咯？你知道这多恶心人不？我的衣服全完蛋了。”

破雷克咧嘴一笑，有力的大手按在了菲斯克肩上。“洗洗就好了。”

猫形者瞪了瞪自己的命定伴侣。

用熊形者的气味掩盖菲斯克自身的气息是塞布的主意。很明显挺奏效的，虎会的人休想从那股熊臭里嗅出一丁点儿猫味。

“不是毫无意义，”伊恩说，“我们知道了毛姐很不安。她加强了戒备，而且对于邻邦不再信任。”

“非得让我中枪你才能知道吗？”菲斯克摇了摇头道。这种时刻他总是反应过激，就算他是伊恩见过最厉害的小偷。他偷了黑狼帮的东西还脱逃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塞布看着哥哥，一动不动。“我还得在饭局上装成伊恩的宠物呢，你想换换吗？”

菲斯克咧了咧嘴，努力忍着不笑出来，但眼神还是出卖了他。现在伊恩已经很了解他了，知道菲斯克这样不歇气地抱怨，恰恰表明他对今晚的一切并没有那么火大。“我宁愿被虎会追着跑。抱歉，这活儿非你莫属。”

破雷克笑了出来，他褐色的眼睛闪着欢乐，连肩膀都跟着抖动起来。他很久没有如此开怀过了——至少在伊恩面前没有。这位硬汉行刑官因为菲斯克的在场而袒露柔情。破雷克从内到外都仿佛变回了当年那个友善的青年，那是伊恩开始实施

他疯狂的计划之前，破雷克本来的样子。

直到伊恩逼着他去杀人。

去战斗。

为了达到目的而变得铁石心肠。

毕竟，得靠破雷克来稳住伊恩才行。让头狼把精力用在刀刃上，这是他作为副狼的职责。

菲斯克用手肘轻轻戳了破雷克一下，眼中现出笑意。“那现在要怎么办？找出她藏账本的地方然后抢她的地盘？”

伊恩摇了摇头。拜塞布所赐，他有了更妙的主意。“不。跟毛姐吃的这顿饭改变了很多事情。如果三合会采取防御态势，甚至起内讧的话，就能削弱他们的力量。我订了另一批销魂，这批货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破雷克没有提疑问。

菲斯克倒是张大了嘴。然后他抿紧嘴唇，耸了耸肩道：“这批货也会被销毁，是吗？”

“是的。”塞布说着，视线飘到伊恩身上又赶快别开眼了。

菲斯克叹了口气道：“只要不让我们送命，一切好说。你总不能亲自上阵吧。”

小贼可能不知道他这话说得多接近真相，伊恩想着，自顾自笑了起来。“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得陪我的小玩物了。小

猫，你也有一个等着你呢。”

对于被伊恩称为菲斯克的“玩物”，破雷克并没有恼怒，只是点了点头。他俩相处这么多年，伊恩下逐客令的语气他一听便知。

“玩物？还是赶紧洗个澡吧。”菲斯克边嘟囔边走了出去。他们的公寓在走廊对门，方便破雷克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但目前来说还算太平。

破雷克悄声说着要跟菲斯克一起离开，这让伊恩的胸口发疼。不是出于悲伤，而是为自己的好朋友找到命定伴侣而开心。一生的挚爱啊，伊恩愿意不惜一切去守护他俩天长地久。

[1] 约合15.2米。

第三章

塞布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包裹在一片温暖中。身下是丝滑的埃及棉布，蓬松的被子像云朵般包裹着他。伊恩的呼吸轻柔地扫着他的脖子。他差点要坐起来表示不满，但实在没力气。

妈的——什么时候睡着的，连他自己都没察觉。

菲斯克和破雷克离开后，塞布坐在沙发上，伊恩则在一边走路。自己后来肯定是打瞌睡了，于是伊恩把他挪到了床上。他已经说了无数次，坚持自己（或者伊恩）睡沙发，但那狼从来都当耳旁风。

典型的雄性头狼做派。谁受得了？

伊恩的一只手搭在塞布的臀部。他没敢动，怕惊醒伊恩，也怕自己的动作令那手在自己身上蹭来蹭去。眼下只能先忍着。

塞布看着对方的手指，修长又纤细——钢琴家的手。从手部完全看不出对方是个危险的帮派头领，更不要说是杀手了。但他知道伊恩的真面目。表面上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他其实既不傻也不天真。

在这场新的大战开始前，有人暗中除掉了其他幻形者帮派中大部分位高权重的行刑官。绝对没搞错，那是伊恩的杰作。自从塞布为了寻求庇护搬进了伊恩的高级公寓后，伊恩两次在深夜出门都被他察觉到。

塞布假装睡着了，但其实一直等着狼回来。每次他回来都带了一身的火药味和血腥气，之后他会马上去洗澡。但让塞布烦心的不是这个。

他不明白为什么伊恩从不告诉别人，包括他最信任的朋友——他自己的狼群。为什么他要瞒着大家？

除了塞布之外，没人知道他单枪匹马出去肃清黑街，但塞布还不想戳穿他。对于这个给他提供庇护的男人，塞布现在不

仅掌握了他的秘密占了先机，更极大地解释了一个疑问：

伊恩·布莱克到底是谁？

并不是指表象——对方的做派再明显不过：一个喜欢拈花惹草、追名逐利的黑帮头目。他的名号在港湾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惧，但那只是他的一张面具罢了。装出来的。表象之下，这男人是一团由冷静超脱的人格和不可思议的力量组成的谜海，深不可测。

塞布轻轻翻过身，看着对方。阳光洒在他的金发上，太阳穴及强健的脖子根部覆着卷曲的发尾。他的身体线条流畅，满是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看起来更像是大猫而非狼。

被子下面，伊恩的内裤低低地挂在胯部。他叫嚣说自己更习惯裸睡，碍着有塞布在才穿了内裤。也是好事。这一阵子，塞布估计得一直跟这个男人同睡一张床，如果伊恩裸睡的话……

当伊恩深吸一口气时，塞布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对方的嘴唇微启，近得就像前一天晚上差点吻上塞布时一样。而塞布上一次跟别人接吻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他忽然有点好奇——与伊恩接吻跟与女孩接吻感觉一样吗？

多半不一样。其一，伊恩比他高、比他壮，一看就是占主导地位那种，不管那是怎样一种主导，而且他对待塞布就像对女孩子一样。或者说像对“受”一样，甭管那正确说法是什么吧。

这想法令塞布皱起脸。

顶层豪宅与破雷克和菲斯克的公寓只有一墙之隔，这让日子更难捱。隔壁两人堂而皇之蜜里调油，令塞布不止一次皱着眉望着天花板。他很为哥哥欣慰，但隔壁的声音会让伊恩产生不可描述的想法。

在他二十二年的人生中，塞布交过的女朋友屈指可数，大多维持了个把月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尴尬而无法继续下去。他没办法跟普通人类恋爱，因为人类不了解他的病情。

最大的障碍还是他的双重身份。他的前女友们总是认为他是汤玛斯·布克，而不是塞布。这给他的每一场恋爱都埋下了障碍。他又不能跟对方说自己真正的身份是“偷窃策划人”，而且这还是他们家的祖传绝活儿。

妈的！自从偷伊恩钱包那次之后，他就没再正经跟人约会过了。他身体不好又独自一人，这样子很难出门。但奇怪的是，他倒没觉得不约会会有什么不自在。

唯一一个还有联系的前女友也住在黑街——凯茜·艾伦，她是个水法师[1]，小时候就住在他们隔壁。她是塞布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第一任女朋友。虽然已经分手，但他们并未断了联系。

她也是唯一一个知道塞布真名以及真正身份的人。可惜塞布不能把黑狼帮的情况也跟她讲。在菲斯克离开港湾城的那段日子里，凯茜是唯一陪着他的人。

也许应该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毕竟黑街的局势越来越凶险。

慢慢地，伊恩眨了眨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那颜色就像焰心——浅浅一笑道：“嘿，你今天没溜走啊。”他说着，手指用力捏住了塞布的臀肉。

“我掰断你的手指头。”塞布眯起眼睛威胁道。“我睡沙发上好好的。”

伊恩慢慢动了动身体，他的手指在塞布的臀侧轻抚。

塞布皱起眉头告诉自己对方的碰触并没有像静电一样让他觉得麻麻的。他根本不喜欢。

“你皱眉头的样子太可爱了，而且肩膀也在发抖，我不能让你在沙发上不管。如果没把你照顾好，菲斯克非得跟我玩命。”

塞布翻了个白眼。“那你给我买张床，还是说你又没钱了？”

“但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法抱着睡了，你肯定舍不得的。”

只可惜以塞布的体格根本不能把伊恩踹下床。如果有能力，他绝对要这么干。塞布摇了摇头坐起身，掀开被子。“去给我做早饭。”

“愿为我最爱的小猫咪效劳。”伊恩说着，一口白牙在晨光里闪烁。

“别跟着我进卫生间。”

“需要特殊照顾吗？”伊恩坏笑着伸手，手指顺着塞布的臀部

滑至赤裸的大腿。那碰触就像带着电流，让塞布的胯下蠢蠢欲动。

伊恩向前倾身，他的手滑过塞布紧致的小腹。狼那浓郁的味道占领了塞布的嗅觉。伊恩的呼吸喷洒在他肩头，嘴唇几不可触地掠过他的皮肤。塞布的下腹起了反应，无比渴求伊恩的关爱。

妈的。这，可不在计划之内。

“哇，你现在需要帮忙了。”

塞布脸红了，火烧火燎的。“我在想我的前女友。”他咬牙切齿道。至少自己的声音还算正常——没好气儿。并未带着情欲，他就害怕那样。“而且我跟我哥不一样。”

小腹上的动作停了下来，伊恩将下巴搭在塞布肩头，叹了口气。“这就是你脑子里想的？”

塞布希望能开开空调，吹点冷气，但屋里根本没那么热。港湾城这种阴沉的地方气温一直不高。塞布用尽所有意志力将伊恩的手推开并站了起来，他皱眉头板起脸，然后开始怼狼。

伊恩平常那副傲慢自大的嘴脸不见了，脸上写满了关心，还有一些塞布从未见过的情绪——伤心？他干嘛要伤心？

“去做早饭——还有，别跟着我。”塞布说着朝卫生间走去，蛋蛋涨得简直要爆炸。

当他将阴茎攥在手里时，塞布努力去想除了伊恩·布莱克之外其他什么人。也许是火辣的年轻女明星，或者街上咖啡馆

那个女服务生——每次塞布点单，她都会暗送秋波。她也许只是个普通人类，但不妨碍她长得漂亮。

手指握着下体，柔软的金发和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又回到了他脑中。伊恩嘴角弯起的样子，还有唇边那浅浅的酒窝。塞布咬住下唇。他不能去想自己下体被那双唇含住的感觉，那美妙的舌头——伊恩的舌头绝对是无比美妙的。

他紧闭双眼假装没听见木地板上传出的轻柔脚步声，以及对方转动门把手时吸气声——是伊恩的。

一想到伊恩正看着自己，就令塞布浑身烧起来一般，这刺激令他濒临爆发。塞布压抑住呻吟，但却抑制不住脸上的出汗和胸膛的起伏。当他睁开眼睛时，伊恩正张着嘴看他。

“煎蛋要放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蘑菇和芝士。”塞布边冲水边说。洗完后，他从伊恩身边迅速走过，然后跌坐在沙发上。

“作为直男，你这个反应还真让人大开眼界呢。”伊恩跟着他说道。

塞布翻了白眼，没答话。

橱柜上放满了炊具。炉灶上的平底锅哧哧作响，塞布很想去厨房帮忙。做饭总是他的活儿，菲斯克从来不学。妈妈病了太久，菲斯克外出干活，作为身体孱弱的弟弟，似乎家务就是塞布天经地义该做的事。

现在，伊恩在给他做饭，娴熟地在厨房里忙里忙外。真好

笑，他本来以为做饭的会是破雷克呢。

“蘑菇先煎一下，不然不容易熟。”他叹了口气说。也许他应该去帮伊恩，以确保自己的早饭质量。

伊恩笑道：“这我知道，跟培根一个做法。你真不来点？”

“我喜欢吃鸡肉和鱼肉，”塞布说，“再说了，培根全是肥肉。”

“是所有猫都挑食，还是只有你跟……”伊恩的话没说完。

塞布往平底锅里扔了几个蘑菇。“我哥哥？你可以提他，没关系的。我不知道，我不是在猫形者圈子里长大的。我们天生独来独往，不像你们这些狗子。”

伊恩并未因这句羞辱而生气。他只是点了点头，从塞布身边走过，两人肩膀蹭了一下。伊恩是故意的。“狼一般都是成群活动。你目前似乎不算独来独往吧，塞布斯汀。”他直呼塞布全名时有种虔诚感——好像是在对他信仰的某个神祷告。

塞布耸了耸肩，搅了搅蘑菇。“我为什么在这儿你最清楚。如果你不在我住的地方挑起大战，我也不会需要你的保护。另外，你很明显需要我们的帮助。”

“猫都很聪明，而我们狼嘛，暴力又流氓。”伊恩说着吻了一下塞布的头。

伊恩个子很高，塞布转头后必须抬脸才能看到对方的表情，猫形者身材普遍娇小。这个动作对伊恩来说太不符合他的人设了，以至于塞布都没有脸红，只是瞪着低头与自己对视的

伊恩——那双蓝眼睛像在他脸上找寻着什么。

他到底在找什么呢？

然后他想起了伊恩刚说的话，点了点头。“我是聪明没错。但菲斯克就不好说了，时不时抽风。他太情绪化了，不够理智。”

“而你不受情感所左右，是吗？”伊恩装作很随意地问道，那语气听起来更像是在责怪谁。

塞布冷嗤一声，平底锅冒出的热气令他的皮肤红润起来。虽然黄油和蘑菇香气四溢，但仍然无法盖过伊恩的气息。就算厨房的空间很大，这狼也偏要站得离他很近，两个人都快要贴上了。这也是他成心的。

“大多数情况下，感情用事算是人的弱点。你应该明白这点：不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你是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伊恩对此报以一笑，但不是那种生气时冷漠的笑，也不是刻意装出来的满不在乎的痞笑。那笑容带出了他眼角的皱纹，也流露出根植在心底的苦痛。也许是失去双亲的痛。“这要感谢破雷克，他确保我不偏航。你在这方面也很出色。”

只不过破雷克并不知道他的老大深更半夜游荡在街上，刺杀那些幻形者黑帮份子。但塞布并没说出口。

“一起做饭太浪漫了。”见塞布没说话，伊恩开口道。

“随你怎么说，我只是不想看你浪费食物。”塞布不满地咕

啾。将自己伪装得密不透风，这方面他练得可比这狼形者久多了。

蘑菇出锅后，塞布就让出了位置，由伊恩继续掌勺。他站在后面看伊恩做饭，额角冒出一滴汗水。伊恩肌肉紧致，动作优雅，他将一缕头发别在耳后，就这么卷在那。

他的皮肤平滑无瑕——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怎么还能保养得这么好？话到了嘴边，塞布忍不住想要开口问。

如果塞布真的猜中了真相，也许他能说服伊恩让自己多出点力，而不仅仅是穿上皮裤在应酬时当个掩人耳目的小花瓶。

开什么国际玩笑！看昨晚伊恩的表情，塞布算是明白真相是什么了：伊恩·布莱克只把他当个没用的病号——需要别人的保护，而别的什么都保护不了。

他攥紧拳头皱起脸。破雷克和菲斯克马上就会过来，然后他们一起去黑狼帮的总部。伊恩会把今天的命令分配给那两人去执行，而塞布只能跟自己的设备待在一起。也许今天的安排里，可以允许他去市中心逛逛，那样就能暂时从伊恩身边逃开一会儿了。

唯一的问题是，伊恩·布莱克对他的宠物看得很紧。菲斯克在公共场合总有破雷克陪伴左右。当塞布为自己寻求保护同意这些条件时，他并没意识到这里会比自己在黑街上那间小公寓，更像是牢笼。

但如果他们要保持汤米·布克的假身份，菲斯克和塞布就不能同时出门在城里招摇过市。至少不能去黑帮分子活跃的黑

街，会被看到的。

伊恩把炒好的鸡蛋倒进盘子里，示意塞布准备吃饭。塞布在餐桌前坐下开始用餐，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食物上。一如既往的好味道，但他才不会说出来让伊恩沾沾自喜。这狼还用得着吗？

伊恩看着他，用门牙将一片培根撕成两半。

阳光透过他身后的巨大窗户照了进来，映出市中心新旧交织的街景。他们住的地方是一栋用金属、玻璃和钢筋建造的现代高层建筑，街对面那栋楼更符合塞布的品位：用黄砖打造的装饰艺术风格[2]建筑，配上朴素的黑色逃生梯。

这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如此鲜明对立，却被糅合在了一起。城市的富人区里有美丽的公园和社区，其间坐落着巨大的维多利亚式大宅和种植了绣球花的后院，与黑街简直天壤之别。后者遍地都是鸽子棚一样的小屋，那些院子里如今除了丛生的杂草什么都没有，毒窝充斥着每一个街角。黑街曾经是个很有前途的地方，但拥挤的公寓建筑群和飙升的犯罪率扼杀了发展的机遇。

而唯一一个想要彻底改变黑街命运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是伊恩·布莱克。

塞布瞥了一眼报纸，躲开了伊恩的视线，然后注意到了版面角落里的一张照片。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新展览——古埃及文物展，展品包括“法老权杖”。塞布急喘着翻开那页报纸，手指都颤抖了起来。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业目标，是在黑狼帮闯进他的生活之前，他的梦幻工作。

“怎么了？”伊恩边吃鸡蛋边问。就算他嘴里满是食物，也保持了优雅的姿态。

塞布读完了那条消息才开口，他心跳很快，眉间挂着汗水。“就是有东西要来城里展出了。古埃及的东西，估计你没兴趣。”

“你意思我就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伊恩皱起眉，好像真的生气了。

塞布没理会他。“是有点。我的意思是，你对历史和考古没兴趣。我说错了吗？”

伊恩耸了耸肩，擦了擦嘴。“那些有什么特别的？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大量周转资金吗？”

塞布对此嗤之以鼻。像“法老权杖”那样的文物，能让黑狼帮永远摆脱缺钱的烦恼，前提是要能找到下家。多半找不到。这玩意儿在暗之民圈子里太过扎眼了，这样的文物没人能藏得住。“无价之宝，对你来说够吗？”塞布反问，并没有跟伊恩解释。

“一切皆有价码。”伊恩的话直插塞布心窝。

一切——也包括他。他希望伊恩说错了，但那多半是对的。至少在他们这一行，确实如此。靠，伊恩花了五十万买下菲斯克。伊恩也会为塞布出这么多吗？他不愿去细想。

“今天有什么宏伟大计吗？”塞布问，他实在受不了对方那凌厉的眼神了。应付这种对视他本来绰绰有余，因为这是必须

掌握的技能。

“给俄国佬道个歉。他们过去几周损失惨重，我们得去谢尔盖的新家拜访。”伊恩说着，露出危险的笑容。

你干嘛不在暗中干掉他呢？塞布想问，但忍住没说。如果在几个月中，两位头目相继被杀的话，那样可能真的会令毛熊们慌乱阵脚——虽然很明显，一开始是谢尔盖为了夺权，杀掉了自己的叔叔夫拉德。

谢尔盖死了，马上会有其他妄图篡位的人接替。光靠伊恩单枪匹马去解决，是很难抑制其他幻形者黑帮的扩张态势的。

“让菲斯克跟你去。我可不想再穿那破皮裤出去见人了。”塞布说，倒不算是假话。之前那天晚上的消耗，比他预想的更大。早晨时，他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苍白的脸色和头昏脑涨的神情。

伊恩看他的样子就像狼盯着肉，还像情人一样碰触他，这些都令他无法承受。

他们不是情侣，永远不会是。

他希望伊恩能说点什么轻浮的话，但狼形者一脸严肃。他放下叉子，“叮”的一声敲在盘子上。“你真的没事吗？是不是昨晚消耗太大——”

“我没事！”塞布厉声打断伊恩，用手背抹了抹嘴。老生常谈的开头：可怜巴巴的塞布斯汀；他无法承受压力；连上学都做不到；除了坐在屋里学习外什么也不行。他很幸运没有被送到疗养院去，如果城里还存在这种地方的话。他在身体上

也许确实不如其他幻形者强壮，但有很多事他还是可以做的。

伊恩扬了扬眉毛。“我是担心你，不只因为菲斯克，因为……”他顿了顿看着塞布，之后急促地吸了一口气，“我是担心。”

伊恩·布莱克在真诚地表达心意，这简直比他摆出老大派头来更吓人。

伊恩的话令塞布的脸发热。除了菲斯克——可能加上凯茜——还有谁会关心他呢？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别在外人面前这么说，会暴露你的弱点。”

“也许你就是我的弱点。”伊恩用粗哑的嗓音道。

“你的弱点就是你自己。”塞布怒道。他需要说点什么，好打住伊恩这古怪的话头。

那双蓝眼睛凝视了他一会儿，就像要看穿塞布精心维持的面具一般。他根本看不穿的，塞布隐藏得滴水不漏。

之后伊恩没再说什么就继续吃饭了。

吃完饭后，伊恩去了卫生间准备出门，塞布没理他。他在客厅里穿戴，而这个所谓的“客厅”其实就是整个公寓。这里只有一间超大的房间，他猜是因为有墙会显得不够高大上。他在黑街的那间老公寓连这里的三分之一都比不上——有一天下午他太无聊，光着脚丈量了一下这里的面积。

现在，他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绿色T恤。这次，终于不用穿黑色了。菲斯克穿黑色很合适，但塞布穿黑色就显得比平时

更加苍白——病态。他这会儿可不想显得病态。

他没什么好办法打理那一头焦糖色的乱毛，所以他把头发打湿后用手指捋顺。要他自己选，他会剪得更短些，但菲斯克喜欢长到能够盖住额头和后颈的发型。

无论菲斯克想要什么，他都可以得到。他是有用的那个，而塞布.....

妈妈一直都最爱你了，菲斯克会这么说。但塞布知道根本不是那样。两只小猫都是她的心头肉。塞布是身体不好才得到了她更多关注，菲斯克可以照顾自己，所以她不怎么去管。

敲门声把他吓了一跳，塞布皱了皱脸去开门。手握上门把手时，他顿住了。

门外肯定不是菲斯克或者破雷克，他们不用敲门。

虽说他跟伊恩住在一起没多久——两个多星期而已——但他已经了解到，如果不是来找麻烦，没人会忽然造访黑帮老大。

千万别是该死的毛熊。

踮起脚尖，他从猫眼向外瞅，然后皱起眉头——一颗金发脑袋占据了猫眼的视野。毛子们也可能是金发，或者是染了头发的三合会成员。

塞布没动。

敲门声再次响起。

“开门吧。”伊恩在卫生间里说。他肯定已经洗完澡，一股清新的气息散发了出来。

现在他必须得开门了，要不然外面的人会起疑，甭管来者是什么身份。伊恩有时候真是个大傻冒。塞布沉着脸打开门。

金发男人面带微笑。他的头发很长，披在瘦瘦的肩上，好一个金发碧眼的精致美人，像是精灵族。他的西装皱皱巴巴的，双眼是浅紫色——法师，而且还是个预见师。“汤米·布克。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身后站着—个魁梧的狼形者，半张脸上布满了伤疤。

两个都是警察，塞布从他们的举止就能判断得出。这是他过去的必修课。就算塞布身体不行，老爸也会把基本常识都教给他。

“有事？”他慢吞吞道，保持着波澜不惊的语气。

两位警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塞布扫了一眼：都是警探，姓氏分别是“艾尔玟”及“沙普”。

“我犯法了吗？”塞布问道。

金发男人勉强笑了笑：“我们能进去吗？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他身后的狼形者面色不善。在许多幻形者中，脸上的伤疤代表了此人已被族群驱逐。好吧，只限于那些成帮结伙的幻形者，比如狼。

这时，破雷克公寓的门开了，塞布的心差点停跳。如果警察同时见到他和菲斯克，他们就能猜出个十之八九了。

妈的！

他们转过身，破雷克将门在身后稳稳地关上，走向他们。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他低沉地问道。

“没有。你又不是汤米·布克。”狼形者侦探说，他含糊的声音中含着警告的意味。

烦人的狼。他们干嘛非得见了面就各种张牙舞爪？猫相比起来就文明多了。

“我能问问是什么情况吗？”塞布说着，给破雷克使了个眼色希望他不要插手。

破雷克双臂抱胸，站在他们身后。两位警察可能不喜欢被人像这样结结实实地堵在中间，进退两难。

他们开口前，伊恩光着脚走到塞布身后。

塞布僵住了，忍住想要摔上门的冲动。可是那样做会显得比这个站在自己身后的半裸狼形者更可疑，他真心希望伊恩至少有在腰上围条毛巾。“怎么了？”

“伊恩·布莱克，我们想问个话。”金发男人目光坚定。

纤长的手指攀上塞布的肩膀，再滑至胸口将猫形者搂在怀中。“您哪位？”伊恩问着，气息喷在塞布耳朵上。

“我是艾尔玫警探，这是我的搭档沙普警探。我们之前见过汤米，是你从我们辖区把他接走的。我们能进去吗？”艾尔玫第三次要求进屋。他似乎非常有耐心，要么他就是在唱红脸扮演“好警察”。

他们肯定就是菲斯克去偷毛子东西未果那次，把菲斯克抓去问话的那俩警探。现在菲斯克躲在隔壁不出声，塞布必须得扮演起汤米来。

棒呆了。

根据塞布对菲斯克的了解，哥哥肯定没少跟这二位顶嘴。塞布的情况不一样，他可不会那么莽撞。

“先生，如果你不想跟他们谈……”破雷克说。

“我们可以去局里谈。”沙普说。

塞布特别想怼他。警察不能乱抓人，除非他们有证据怀疑伊恩和破雷克犯了罪，或者带了逮捕令。但伊恩多半早知道这些了，破雷克也是。要是连这点常识都不懂，他们是不可能是在港湾城的黑道混这么久的。

“进来吧，警官们。恕我衣不蔽体。”他说着搂着塞布退到一边。

警察们走进房间，眼睛瞄着那些昂贵又时髦的家具：不锈钢材质为主打的厨房以及天青色的瓷砖，角落里尚未整理的床铺，以及塞布一头乱毛。对于这一幕会让人产生的联想，塞布默默叹了口气，但他才不会因为这种事而纠结。

他编谎话可是专业级别的。

破雷克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在身后将门“咔哒”一声关上，感觉是种不祥的预兆。

伊恩摆手朝沙发方向示意，然后将下巴放在塞布头顶。为什么伊恩跟塞布的身高差如此完美契合，就像拼图一般严丝合缝？“来，请坐。”

艾尔玟坐了下来。

沙普还是站着。

“五月三号那天晚上，你们在俄裔的领地干什么？”沙普双手抱胸问道。

塞布眨了眨眼。

警察们在突袭毛熊大本营时看到菲斯克了？这事发生不过两周。那次行动是促成帮派大战的（主要）契机。菲斯克在那时成功潜入俄国佬位于河边的老巢，盗取了大量现金。他们用这钱从毛姐那买了销魂药，又在俄国佬的其中一个仓库里，将刚到手的销魂暗中销毁了。

好吧，除了黑狼帮之外，这事在其他人眼里完全是一团迷雾。伊恩引燃仓库一方面是为了销毁毒品，另一方面也是想挑起帮派之战。不过，他们倒是没想到警察会掺和进来。

这么看来，伊恩的计划也并非全都完美无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塞布说着，挺起胸膛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壮些，更有能力。他不知是否能管用。

沙普的双眼眯了起来。“我那天看见你了——也闻到了你的气味，小猫。想再试试？”

菲斯克和塞布是同卵双胞胎兄弟，他们的气味非常接近。大部分幻形者无法分辨其中的区别。

伊恩的手捏紧了他。“你这么跟我男朋友说话，我可不大高兴，孤狼。尤其你还在我的地盘上。”他的声音很轻，但其中的威胁意味令塞布后颈寒毛直竖。

男朋友？他干嘛要这么说？更糟的是，现在起他得演成伊恩的男朋友了，否则条子们肯定会起疑——比现在更疑。这个混蛋很可能是故意的。

“我以为你的地盘在黑街。”艾尔玟说，嘴角一扯，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微笑。

典型的预见师——或者是塞布想象中预见师们的做派。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预见师，虽然他曾经策划想打劫奥兰多湖附近一户预见师世家。那家人也姓艾尔玟[3]。

塞布可不能暴露自己。

如果艾尔玟伸手碰别人，他就能看到这个人过去的一切，或者预见对方的未来。塞布希望伊恩和破雷克知道预见师的厉害，并跟这人保持距离。

“我在别处也有大量领地。这里是我家。”伊恩说，没有否认

他在黑街有领地这一说辞。他干嘛要否认呢？条子们又不能怎么样。他们需要证据才能起诉他，而且塞布相信伊恩这样的老江湖，肯定不会让警方抓住把柄。

两位警探交换了个眼色。塞布想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破雷克站在门边上，就像一尊威武雄壮的雕塑。沙普不时看看他。

塞布用尽全身力气压抑住想要甩开伊恩的冲动，并把双手都搭在了伊恩的手上。伊恩被碰到后慢慢吸了口气，他的胯部悄悄向塞布耸了耸，令塞布感觉出那被毛巾包裹的勃勃硬挺抵在自己的后腰部。

这个混蛋是故意的。

“港湾城里的猫形者可不止一位。那天晚上我可不在俄国人的大本营。”塞布学着菲斯克的口气说道。

“我们有证人，”沙普说着向前逼近了一步，“一位女士说你当时救了她。”

塞布尽全力瞪着对方，脸上不露声色。他记得菲斯克说过他救了一个俄国人的性奴。那又怎样？塞布有那晚的不在场证明。

铁证如山。

伊恩忽然噗嗤一笑，就好像读到了塞布的心思。“你知道，我记得那晚的事，历历在目呢，孤狼。我们当时在码头附近的彼得霍夫宫夜总会，你肯定听说过那里。”

那是他们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当菲斯克去毛熊那儿盗窃时，伊恩、破雷克和汤米（当时是塞布）都在夜总会里。这招能蒙混过关的前提是，没人知道汤米其实是一对双胞胎。

艾尔玟看了沙普一眼，后者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伊恩。“你觉得黑狼帮老大及行刑官的话，我们会觉得可信吗？”

“我是个生意人。而且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为什么你不去问问谢尔盖，或者他那帮当时值班的手下呢？最好再查一下监控录像。破雷克，我们是几点到那儿的？”

“大概晚上十点。凌晨三点走的。”破雷克绷着下巴道。

这本来是给熊形者看的障眼法：证明伊恩的宠物猫咪没有去他们那偷东西，现在倒是一箭双雕了。就算笨蛋菲斯克因为“英雄救美”暴露了也不怕。

艾尔玟皱着眉站了起来。俩警察似乎没其他可说的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证人当时吓坏了，很可能搞错，特别是当时那种情形下。

“你们不可能每次都瞒天过海，”沙普低吼道，“我们知道你的帮派跟这些命案有关。”

“命案？帮派？恐怕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伊恩说道，声音平稳，但他的心跳很快。塞布能感觉到，就像感觉自己的心跳一般。

伊恩在说谎。

这个念头令他毛骨悚然。

沙普向前走了一步，而艾尔玫的手稳稳地挡在了自己搭档的胸前。

破雷克下巴紧绷，如果发生什么事随时准备动手。紧张氛围就像电流一样在空气中咝咝作响，塞布也屏住了呼吸。

狼形者和他们的臭脾气。

一旦动手，他这样的肯定会被伤到。

“过去几个月里，很多活跃在黑街上的顶级危险分子都无故消失了，挺有意思。我们找到了一些人——已经死了。这事听到什么风声吗？”沙普问道。作为一只狼，他肯定也听见了伊恩的心跳声。他一定知道了伊恩在说谎，但他对此毫无办法。

塞布站着不动，等着伊恩答话。

身后的狼形者深深吸了口气，塞布听到了他声音中含着笑意。这声音让他的脊梁生出一股战栗，传遍他的皮肤，就像阳光洒在水面上一样波光粼粼的。“就像我说的，我只是个生意人。命案什么的，不了解。”

“打扰了。”艾尔玫嘟囔着，推着自己搭档往外走。

沙普瞥了一眼塞布，目光犀利。

塞布和伊恩一样心跳如雷——因为他知道自己猜中了真相。

的确是伊恩杀了那些人，而且他瞒过了所有人。

[1]Village People, 美国70年代风靡一时的迪斯科演唱组合，五名成员（均为男同性恋者）以耻度极大的风骚打扮著称。

[2]American-Victorian, 一种建筑装潢风格，盛行于十九世纪的美国，以华丽庸俗著称。

[3]正是警官艾尔玫的家族，本系列前传有所描写。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